

文学馆·小经典

人间四月天

林徽因
◎著

人间四月天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人间四月天

林徽因

◎ 著

◎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间四月天/林徽因著.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2013.10
(小经典)

ISBN 978-7-5008-5660-3

I.①人… II.①林… III.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IV.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51693号

人间四月天

- 出 版 人 李庆堂
责任编辑 宋 杨
责任校对 张圣南
责任印制 栾征宇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(010)62350006(总编室)
(010)62005039(营销出版部)
(010)82075934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62005049
(010)62005042(传真)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9.125
字 数 180千字
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定 价 28.00元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••••• 目录

散 文

悼志摩 / 3

惟其是脆嫩 / 12

山西通信 / 15

窗子以外 / 18

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/ 27

蛛丝和梅花 / 34

彼此 / 38

一片阳光 / 43

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 / 48

究竟怎么一回事 / 52

书 信

致胡适 / 61

致沈从文 / 75

致梁思庄 / 91

给梁再冰 / 93

致傅斯年 / 96

致金岳霖 / 98

致梁思成 / 100

诗 歌

“谁爱这不息的变幻” / 107

那一晚 / 108

笑 / 110

深夜里听到乐声 / 111

情愿 / 113

仍然 / 115

激昂 / 117

一首桃花 / 119

莲灯 / 120

中夜钟声 / 121
山中一个夏夜 / 123
微光 / 124
秋天，这秋天 / 126
年关 / 130
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/ 132
忆 / 134
吊玮德 / 135
灵感 / 139
城楼上 / 141

深笑 / 143
风筝 / 145
别丢掉 / 147
雨后天 / 148
记忆 / 149
静院 / 150
无题 / 153
题别空菩提叶 / 154
黄昏过泰山 / 155
昼梦 / 156

八月的忧愁 / 158
过杨柳 / 159
冥思 / 160
红叶里的信念 / 161
山中 / 166
静坐 / 167
十月独行 / 168
时间 / 169
古城春景 / 170
前后 / 171

去春 / 172
除夕看花 / 173
孤島 / 175
给秋天 / 176
展缓 / 179
六点钟在下午 / 181
桥 / 182
古城黄昏 / 184
病中杂诗 / 185

小说

窘 / 193

九十九度中 / 212

模影零篇 / 234

…●散文

悼志摩

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，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，徐志摩突兀地，不可信地，惨酷地，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。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，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，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。

志摩……死……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处想过！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，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。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，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，谁又会想到他死？

突然的，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，沉入永远的静寂，不给我们一点预告，一点准备，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。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，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？现在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，仍然无情地挡在我们前面。任凭我们多苦楚地哀悼他的惨死，多迫切地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，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许更改；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许活动的可能！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。

我们不迷信的，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帷幕，更是丝毫没有把握。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，闭上眼不会入梦，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缘，我们不能预期后会，对这死，我们只是永远发怔，吞咽枯涩的泪，待时间来剥削这哀恸的尖锐，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伤。那一天下午，初得到消息的许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适之先生家里吗？但是除去拭泪相对，默然围坐外，谁也没有主意，谁也不知有什么话说，对这死！

谁也没有主意，谁也没有话说！事实不容我们安插任何的希望，情感不容我们不伤悼这突兀的不幸，理智又不容我们有超自然的幻想！默然相对，默然围坐……而志摩则仍是死去没有回头，没有音信，永远地不会回头，永远地不会再有音信。

我们中间没有绝对信命运之说的，但是对着这不测的人生，谁不感到惊异，对着那许多事实的痕迹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，智慧的有限。世事尽有定数？世事尽是偶然？对这永远的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完全的把握？

在我们前边展开的只是一堆坚质的事实：

“是的，他十九日晨有电报来给我……”

“十九日早晨，是的！说下午三点准到南苑，派车接……”

“电报是九时从南京飞机场发出的……”

“刚是他开始飞行以后所发……”

“派车接去了，等到四点半……说飞机没有到……”

“没有到……航空公司说济南有雾……很大……”只是一个钟头的差别；下午三时到南苑，济南有雾！谁相信就是这一个钟头中便可以有这么不同事实的发生，志摩，我的朋友！

他离平的前一晚我仍见到，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，飞机改期过三次，他曾说如果再改下去，他便不走了的。我和他同由一个茶会出来，在总布胡同口分手。在这茶会里我们请的是为太平洋会议来的一个柏雷博士，因为他是志摩生平最爱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，志摩十分的殷勤；希望可以再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，只因限于时间，我们茶后便匆匆地散了。晚上我有约会出去了，回来时很晚，听差说他又来过，适遇我们夫妇刚走，他自己坐了一会儿，喝了一壶茶，在桌上写了些字便走了。我到桌上一看：——

“定明早六时飞行，此去存亡不卜……”我怔住了，心中一阵不痛快，却忙给他一个电话。

“你放心。”他说，“很稳当的，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，哪能便死？……”

话虽是这样说，他却是已经死了整整两周了！

凡是志摩的朋友，我相信全懂得，死去他这样一个朋友是怎么一回事！

现在这事实一天比一天更结实，更固定，更不容否认。志摩是死了，这个简单惨酷的事实早又添上了时间的色彩，一周，两周，一直地增长下去……

我不该在这里语无伦次地讲述我们做朋友的悲哀情绪。归根结底，读者抱着我们文字看，也就是像志摩请柏雷一样，要从我们口里再听到关于志摩的一些事。这个我明白，只怕我不能使你们满意，因为关于他的事，动听的，使青年人知道这里有个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的，实在太多，绝不是几千字可以表达得完。谁也得承认像他这样的一个人，世间便不轻易有几个

的，无论在中国或是外国。

我认得他，今年整十年，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，尚未去康桥。我初次遇到他，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狄更生先生。不用说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，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，但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引为知己。他到康桥之后由狄更生介绍进了皇家学院，当时和他同学的有我姊丈温君源宁。一直到最近两个月中源宁还常在说他当时的许多笑话，虽然说是笑话，那也是他对志摩最早的一个惊异的印象。志摩认真的诗情，绝不含有丝毫矫伪，他那种痴，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。源宁说，有一天他在校舍里读书，外边下了倾盆大雨——唯是英伦那样的岛国才有的狂雨——忽然他听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门，外边跳进一个被雨水淋得全湿的客人。不用说他便是志摩，一进门一把扯着源宁向外跑，说快来，我们到桥上去等着。这一来把源宁怔住了，他问志摩等什么在这大雨里。志摩睁大了眼睛，孩子似的高兴地说“看雨后的虹去”。源宁不止说他不去，并且劝志摩趁早将湿透的衣服换下，再穿上雨衣出去，英国的湿气岂是儿戏，志摩不等他说完，一溜烟地自己跑了！

以后我好奇地曾问过志摩这故事的真确，他笑着点头承认这全段故事的真实。我问：那么下文呢，你立在桥上等了多久，并且看到虹了没有？他说记不清，但是他显然看到了虹。我诧异地打断他对那虹的描写，问他：你怎么知道，准会有虹的。他得意地笑答我说：“完全诗意的信仰！”

“完全诗意的信仰”，我可要在这里哭了！也就是为这“诗